

一条注满文化和活力的江

陆勇强

心香一瓣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是浙江正在打造的省域品牌。如果你读懂了钱塘江，也就真正走进了“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的文化空间，不仅能感知浙江的过去和现在，还能探知浙江未来。

“一条江就是一个省”，说的是浙江，其实一点也不为过。

浙江因江而名。江，就是钱塘江，古称之江。之江的命名是因为江的流向像一个“之”字，而这上面的一点就是“西湖”，从地理衍变过程来看，这是毋庸怀疑的。钱塘江是浙江的母亲河，从西向东贯穿皖南和浙北，将黄山、千岛湖、仙霞岭、天目山、西子湖一一串联起来，形成了一道秀美壮观的地理风景线。

钱塘江从上游到下游，每段名称皆不相同，让不知地理的人能学有所获。若出一道题：“钱塘江、富春江、桐江、新安江”是否为同一条江？不知多少人能回答正确。

我想任何一条江的形成，均因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其最初的价值往往是用来行洪、灌溉、航运等等，如果没有文化注入，没有文化审美，其功能价值大致不会发生质的改变。但是，整条钱塘江的功能后来发生了“逆袭”，它除了实用功能之外，这条江却是用来“中国式审美”的，承载了中国人繁衍生息、奋进前行的理想和愿景。

前些年，浙江高考语文卷曾出过一个题与“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有关。这个“潮”就是钱江潮。钱江潮为世界奇观，浙江精神与它有着密切关系，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浙江人的性格特色也与其相关。“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因为潮汐力量形成的潮涌现象，在

地球上也只有亚马逊河、恒河有所呈现，但壮观程度无法与钱江潮同日而语，这是一场海水倒灌河流而导致的“河流和海洋的战争”，气势恢宏，气象万千。

钱塘江因“潮”而审美，这还只是第一层面的审美。它是动态的，是澎湃的，象征的是生命力涌动，象征着生生不息。但向上游数十公里，又会带来另一个层面的审美，这条江突然安静下来，在富春山水间，山、水、渚、林、草构建出了一个个山水结合的静谧的生活生产空间。而把这样的物理空间升华为文化审美空间的，要感谢一个人。

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刘皇帝的“大学同学”“忘年交”严光的到来，让这条江变得与众不同，富春江两岸的山山水水，近2000年来，一切因为他而灵动起来，富春山水成为中国隐逸文化的重要起源地，引历朝历代文人墨客前来朝圣。

严光，字子陵，他是中国古代极其有名的隐士。

故事是这样的，刘皇帝与严子陵年龄相差30多岁，刘秀没有发迹时，两人是同学，也是好友。后来刘秀取了天下，多次邀请严子陵辅助他。但严子陵多次婉拒，不肯当官。严子陵归隐，既有家族原因、情境所致，也因其坦荡随性的性格和人生观。

自从严子陵到了富春江隐居，整条江就被注入了隐逸文化的内涵。南朝人吴均写下了《与朱元思书》，是在严子陵归隐富春山美名传扬之后，这是一封写给朋友朱元思的信，信中介绍了“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奇山异水，天下独绝”的美景，还写了这里的山水让人产生归隐之心的心境。

我们可以大概率认为吴均先生受了严子陵归隐富春江畔的影响。“隐逸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意味着什么？它就是中国文

人精神中的一种，代表着洁身自好的道德操守。

隋唐后，随着大运河开通，文人“造访”富春江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方便。有人作过统计，至清代，约有1000多位诗人到过富春江，留下了3000多首诗词。其中，宋时的范仲淹先生吟诵严子陵之句“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因为范仲淹“自带流量”的影响力，给这条江下了一个文化定义，打上了浓重的文化符号。

后来的故事就清朗了。到了元朝，一个叫黄公望的老先生，寻寻觅到了富春江畔，似乎也学着严子陵隐居富春山，荡舟富春江上，以人生感悟和人生梦想作墨，在这里画下了《富春山居图》。

《富春山居图》所要表达的，不仅仅是黄公望的理想，其实也是中国文人的理想，更是人类社会的理想。

富春山居图中的图景，仿佛就是“天堂”。

仁者爱山，智者乐水。对中国人而言，对自然山水有着一种发自文化根底的向往、仰慕和敬畏。而黄公望所告诉我们的就是，自然山水从来都不仅仅只是提供生存的环境，而是承载着中国“天人合一”思想的无界空间和文化理想。

当我们回望这条江，它也早已不是一条注满水的江，而是一条注满文化和活力之江，它写就了一个省域的过去和现在。而将来，怎么可能离得这条江。浙江现在为什么是这样的，以后将会怎样？“诗画江南、活力浙江”，凝心聚力，成就众之所向，我们发现，这条贯穿华东的钱塘江，其秀美绝伦的山水地理意象、文化意象，给了我们非常深沉的文化共识和自信。

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从山水自然空间中孕育而来，它是中国人认知模式，也是一

种社会发展模式。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人与自然山水融合的发展理念亘古不变。钱塘江边的杭州城，经历了唐、宋两代大规模的治山理水，这座城市成了中国传统山水文明和城市文明的文化地标，千百年来，是天下读书人除了到京师科考求功名之外，要“见世面”必去的一个地方。

现在，当我们回望改革开放后的杭州，在快速城市化以及通过撤市（县）设区空间大拓展，结构大重构后，山水人文格局仍然是这座城的灵魂，从“拥湖发展”到西溪湿地的保护与利用，从钱塘江岸线提升到“跨江发展”和“拥江发展”，一条山水人文为脉的发展路径清晰可见。

沿江上溯数十公里的富阳，这里山、水、湖、田、林交错组合，是《富春山居图》的实景地、原创地。富阳曾是造纸之乡，造纸历史悠久。虽然也走了一些曲折，但现在，这座城市重拾山水人文景观，以江为轴，以江为魂，汲取黄公望笔下《富春山居图》中“天人合一”的文化智慧，用生产、生活、生态相融合的理念，遵循富春山水的自然肌理和文化脉络，构建山水格局，描绘现代版富春山居图，以提升城市未来发展的“韧性”。

富阳的故事在告诉我们，一座城市要走向哪里，最终要遵循其底层文化逻辑。

时代前行，山川变迁。

这条江，仍然在不断地赋予周遭自然山水以文化意义，山水是环境，也是“秩序”，更是“自觉”。现在，“打造现代版富春山居图”已成为乡村振兴的代名词，也可理解为高质量发展的代名词。我想，这条江所带给我们的如诗如画的山水景象、奔流不息的活力意象，将赋能于钱塘江更大的物理时空和文化时空里去书写更美好的浙江故事。

有此江，何其幸哉！

十月阳光

沈琳

风轻云淡的旋律里飘着稻谷的香甜，姹紫嫣红的季节中漾起花朵的妩媚。

十月，阳光灿烂，大地金黄，日子的笑意写在身边匆匆而过的脸庞上。

岁月的俯视下，我们不会忘记曾经的年代高树悲雨、长天日隐；历史的变迁中，我们铭记最初点燃灯火、舍生取义的那些灵魂。

追逐着十月的阳光，我们感恩天空中飘扬的镰刀与锤子的旗帜；聆听着庄严的国歌，我们凝望纪念碑上每一位千载青春的姓名。

风和日丽的十月，灿烂的阳光下每一棵树都挺直了胸膛；和风吹拂的季节，小溪与河流不停息地奔涌与歌唱。

我们在这个十月，沾着土地的芬芳对更美好的未来自由畅想；

我们在这个十月，带着爱和希望让耕耘的汗水流向五彩阳光。

诗路江城

陈荣力

“牵着阳光的手，踏着歌声走，最美莫过诗路江城画里游……”

清晨去江边跑步，或晚上去广场锻炼，我时常能听到这首《诗路江城》的歌。作为在浙东的江城生活了近60年的原住民，我不仅对这首赞美自己城市的歌耳熟能详、爱唱会唱，而且和无数江城人一样，从心底里喜欢和骄傲。

江城是上虞，位于浙江最大的两个城市杭州与宁波连接线的中点，建制已有2200多年，是全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曹娥江贯穿全境流向杭州湾，浙东唐诗之路与浙东运河诗路交汇于此，上虞因此又得“诗路江城”的美誉。

一江秀水碧波，两岸青山沃野，江城的历史、人文、风物和景色，全仗了曹娥江的孕育、灌哺和滋养。江边古老的茶园里，东汉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绳床瓦灶，终成皇皇巨著《论衡》；江屿陡峭的岩石上，十四岁少女曹娥投江救父，传扬“中华第一孝女”美名；江岸青砖的台门中，方志学奠基人章学诚焚膏继晷，创立“六经皆史”学说。一代大儒马一浮、浙大之父竺可桢、出版业旗手胡愈之、“当代茶圣”吴觉农、著名导演谢晋、民营经济破冰者经叔平……一个个如雷贯耳的名字，像星辰闪烁在江上的星空。

美誉诗路江城，诗，自然是江城最鲜亮的徽章。

苍翠的东山，东晋名相谢安“东山再起”，扶社稷于既倒，谱写“真名士，大风流”的史诗；古朴的始宁墅，“江左第一”的谢灵运，神构奇文《山居赋》，开中国山水诗新篇章。亦缘此，唐宋两代有400多位诗人楫声帆影、登临赋唱江城，留下700多首脍炙人口的诗篇。

传诵古人的登临吟唱，寻诗、吟诗、写诗、爱诗，诗歌节、诗词沙龙、诗歌朗诵比赛等，成为今日江城一道动人的风景。构成这样风景的，既有外地的学者、诗人以及游客，更有本地的文学社团、诗歌爱好者甚至普通百姓。因为在他们看来，那些山水、景观、风物固然是诗，而今日江城的日新月异、欣欣向荣，何尝不是诗呢？

江两岸那高楼拔地、绿荫葳蕤的连绵新城，是朝气蓬勃的交响诗；江面上那斜拉、独塔、蝶形、双拱的众多大桥，是气势恢弘的赞美诗；碧波里那龙舟竞渡、赛艇飞翔的水上运动，是斗志昂扬的战地诗；夜幕下那华灯初放、霓虹若霞的旖旎夜色，是温馨祥和的抒情诗。

“两岸人家连海屿，一江风色送潮生。”或许，一江风色送潮生的生生不息，正是诗路江城上虞的最美旋律和不朽诗魂。

其实在江城，还有另一种诗同样让人沉醉，那就是山水田野里花香果累、终年不断的四季鲜果。

“正月草莓鲜香冠皇后，四月樱桃挂满红绣球，五月桑果盈琼浆，夏至杨梅满山头，酸酸的青梅酿成健胃润肺的酒。”这样的花团锦簇、芬芳沁心，是四季醉人的田园诗。“七月蜜桃甜煞外婆口，八月黄花梨儿荡悠悠，九月猕猴桃藏红心，野藤葡萄望不到头，深秋板栗糯糍糍，初冬柿子红丢丢。”这样的硕果累累、山甜岭红，是仿若仙境的山水诗。而多种鲜果入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名录、浙东四季鲜果采摘基地和休闲旅游目的地的美誉，更是人与自然之美与共、乡村共同富裕的现代诗。

四季鲜果中，最有名的是杨梅。产于上虞白马湖区域的“二都杨梅”，向为朝廷贡品。而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上世纪20年代初，聚集了经亨颐、夏丐尊、朱自清、丰子恺、朱光潜、匡互生、刘薰宇等一大批文化名人在此任教，享有“北南开、南春晖”的盛名。那时候，夏丐尊先生在白马湖畔筑了三间平屋，并携家眷定居，而朱自清、丰子恺、匡互生等未带家眷。于是去夏宅的平屋里，喝一顿小酒、打一回牙祭，那是常有的事。那琥珀色的杨梅酒，想来也是一句暗红的诗句，沉醉在大师们记忆的深处。

一个柿子红了的日子，我去江城的柿子林采风，正遇上在此搞活动的“农小二”组织。这个“农小二”，由众多返乡创业的大学生组成，他们建基地、办农场，引进先进的品种、技术和设备，还搞展销、开网店、开发鲜果深加工，在自己创业创富的同时，也带动了附近的村民增产增收。“农小二”亦成为浙江省知名农产品创客组织和创客品牌。与“农小二”们告别时，我忽然想到，如果四季鲜果是一首醉人的诗，那么这些“农小二”们，正是一群用青春和智慧书写抱负和追求的诗人。

在江城生活了近60年，我难忘她的昨天，赞美她的今天，更憧憬她的明天。在奋进新时代的宏伟诗章中，诗路江城上虞——正共鸣着美丽的和声。



国画《青山可人》(局部) 杨鸿圣 作

献给源头的礼赞

余风

而源头，依然选择坚守

牢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真言

执着地呵护这个古老家园

骄傲的绿色血脉

新时代的集结号，在十年前的一个黎明

吹响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摆上了太阳的高度

生态文明被镶嵌在美丽中国的帽端

钱江源头，这道浙江的绿色生态屏障

26个山区县的共同富裕，被写入五年规划

我们在源头深处看到

一朵朵绿色而贫瘠的山峰

从此绽开了笑脸

一道道低调而谦卑的溪流

从此挺直了脊梁

这是一段值得铭刻的历史

这是一段承载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

这是一段让每个源头热血沸腾的历史

在线塘江，每一片流域，每一个山区

都在演绎迈向共同富裕的精彩篇章

一双双勤劳的手，披开日益增长的森林覆盖率

探寻共同富裕的密码

然后拂去尘土，剥去表皮，梳理、清洗

把最精华的部分，晾晒在新闻的头版

成为诗画浙江最亮丽的一行

打开浙江海拔最高的森林之门，负氧离子

浓郁得令人心旷神怡，随手一捞就是满满一篮

“空气可以卖钱”成为生动的现实

共富的案例，在美丽乡村、诗画风光里生长

争妍斗艳，有的以图文并茂的方式

被传播到四面八方

人们如获至宝

把案例制成标本

推荐到与国际接轨的重要窗口

代表中国频频亮相

回首新时代非凡十年，从脱贫攻坚

到全面小康，再到“两个先行”的示范

钱塘江畔，捧出了一个个精彩的答案

我们看到，满目青山披上了金色的霞光

共富的奇迹，连最挑剔的评委都为之赞叹

当然，我们更要赞美的

是创造这一伟大奇迹的源头

那是“八八战略”的真理力量

那是一句句对浙江的殷殷嘱托

那是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无私人格

我们看到，从源头出发的之江大地

正以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的姿态

迈步在新的赶考路上

在勇立潮头的身后，分明涌动着一江

波澜壮阔的瑰丽诗行！

踏歌行

谁会懂得，一条母亲河诞生的阵痛

岩浆来自星球深处，需要无数风霜岁月来

<